

现象学、现象图析学与信息用户研究的经验范式 ——信息经验研究的理论基础、核心概念与方法论评析*

于良芝 刘怡君

摘 要 信息经验研究是图书馆信息学界为了增进对信息用户的理解而开展的最新研究,是继信息行为、信息实践之后出现的又一用户研究流派。本文梳理该流派出现的背景、哲学基础、核心概念及研究方法,评价它相对于信息行为研究和信息实践研究的特色,反思其内在局限。上述梳理显示,信息经验研究的主要哲学基础——现象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其研究视野、内容、方法、理论样式和实践价值;使其在视野上更倾向于将用户视作身心灵的统一体,在内容上更关注用户的主观经验,在方法上更鲜明地体现着解释学传统,在理论样式上更接近人文文学的叙事,在实践价值上更多地表现为向实践输送现象学家范梅南所说的“感性知识”(pathic knowledge),这种知识主要通过唤起图书馆信息职业对用户的移情而支持系统设计和信息服务。本研究还显示,现有相关研究所理解的信息经验概念,主要由主观主义的“信息”概念(信息=个人认定的所有使知物,anything that informs)和现象学的“经验”概念(经验=生活经验或生活世界中的经验,life as we live it)复合而成,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信息经验的泛化——特定情境下的信息经验几乎囊括该情境下的所有经验。但从总体上看,凭借其哲学基础、方法论及研究成果的特点,信息经验研究有望与信息行为及信息实践研究一起,推动未来信息用户研究。表2。参考文献59。

关键词 信息经验 信息行为 信息实践 用户体验 现象学 现象图析学

分类号 G250

Phenomenology, Phenomenography and the Experience-based Paradigm of User Studie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Core Concepts and Methodology of Information Experience Research

YU Liangzhi & LIU Yijun

ABSTRACT

Information experience research is a new category of user-related research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ollowing information behavior and information practice. This paper aims to offer a systematic and critical review of existing information experience research. It does so by surveying, comparing and synthesizing related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maj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s since the 1990s. Based on this literature, it examines the background against which information experience research emerges,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模式对信息分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基于实践理论和信息经验中介作用的考察”(编号:71974103)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project “A Study of the Impact on Information Disparity and Causal Mechanisms of Education Models: Based on Practice Theory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formation Experience”(No. 71974103)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通信作者:于良芝,Email: lzhyu@nankai.edu.cn, ORCID: 0000-0003-0905-397X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YU Liangzhi, Email: lzhyu@nankai.edu.cn, ORCID: 0000-0003-0905-397X)

and explicates it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concepts and methodologies.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information experience research, particularly phenomenology, bestows this category of research a number of distinctive features: it sees the user as a holistic person, engaging both the body and the mind in his/her interaction with information; it focuses on users' lived experience of being informed and applies hermeneutic approach to examining this experience; it generates results that align with humanity scholarship, which supports LIS profession not so much through causal relation based prediction as through experience based empathy. This study also shows that the current conception of information experience appears to be based primarily on the subjective view of information and a phenomenological view of experience; this has given rise to a hugely conflated and nebulous object of study for information experience research. Having examined the features of information experience research, this study goes on to compare these features with the established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and information practice research and argues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strands of research is so pronounced that they can be seen as three different paradigms for information user studies. All considered,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information experience research will make a notable impact on future information user studies, alongside information behavior and information practice research. 2 tabs. 59 refs.

KEY WORDS

Information experience. Information behavior. Information practice. User experience. Phenomenology. Phenomenography.

0 引言

图书馆信息学(LIS)作为保障信息有效查询和获取的学科,始终把理解信息用户视作核心研究任务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保障信息查询与获取的技术在更大程度上转向用户研究寻求理论支撑,围绕用户与信息交互,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研究视角,并因此形成了很多不同的研究流派,极大地丰富了LIS领域的信息用户相关理论。

信息经验研究是不断扩张的用户研究的新视角。其零星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最初主要借鉴教育学领域的现象图析学(phenomenography,一种关注学习经验的教学理论),考察与信息素养相关的经验;后来引入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现象学(phenomenology),考察更广泛的人类信息经验。此后,有关不同人群在不同情境下的信息经验研究就经常

出现于各类LIS出版物上。2014年,专门聚焦信息经验的论文集《信息经验:理论与实践进阶》(*Information Experience: Approaches to Theory and Practice*)出版^[1];2018年,著名图书馆信息学期刊《图书馆趋势》开辟两期特刊专门聚焦以身体为载体的信息经验^[2,3]。从相关成果的数量、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来看,至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图书馆信息学界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信息经验研究已经成为信息用户研究的重要视角。与此同时,在图书馆服务领域,关注用户体验(user experience)的研究和实践项目也迅速增加,很多图书馆甚至设置了专门的用户体验岗位或部门。这表明,对经验视角的关注已经开始影响甚至重塑图书馆信息职业实践。

本研究旨在通过梳理已有信息经验研究成果,从理论基础、核心概念及方法论三个方面展现信息经验研究的独特性,反思这种视角的内在局限。为了更清晰地展现信息经验研究的特色,本文首先简单回顾用户研究从行为视角到

实践视角再到经验视角的转换,然后集中对信息经验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和评价。尽管信息经验研究与图书馆用户体验研究同属经验视角,但由于本研究主要聚焦该视角的理论与方法论特色,因此应用性更强的图书馆用户体验研究未被纳入分析范围。

1 从行为到实践再到经验:信息用户研究的视角分化

LIS 很早就注重对用户的理解。英国学者 Wilson 将用户相关研究追溯到美国早期的公共图书馆利用调研^[4]。然而,这个学科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开始将信息用户视作独立于任何机构或设施的信息主体。这意味着用户相关研究直到这时才开始真正围绕用户的信息需求和行为,考察他们在感知到信息需求时,从一切可能的信息源或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图书馆)获得信息、满足需求的过程。这就是著名的 Wilson 信息搜寻模型^[5]所代表的过程。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这类研究逐渐被 LIS 学者称为信息行为研究。

早期信息行为研究将“个人—信息”的交互视作由个人认知状态或知识结构决定的信息搜寻与利用过程。这类研究认为,当个人面对特定问题或任务而其知识结构不足以处理该问题或任务时,就会意识到自身知识结构的欠缺,从而产生特定信息需求,进而引发特定信息搜寻行为。在这一共识之下,有些学者(如 Belkin^[6]、Kuhlthau^[7])认为,信息行为研究可以从知识结构开始,考察知识结构、需求、行为之间的联系,而有些学者(如 Wilson^[8]、Ellis^[9])则认为,知识结构和需求无法观察,应聚焦行为本身。但不管怎样,早期的信息行为研究关注独立的个人及其情境化的信息需求和/或行为。其优选的研究方法是实证主义传统下的实验方法和调查方法,即以问卷、访谈、参与式观察等为数据收集工具,从中立的旁观者立场观察用户的需求和行为,分析、归纳和总结观察结果,形成有关

用户信息需求、信息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客观描述、直观模型甚至数学模型。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这类研究中的唯我论倾向,认为它忽略了社会文化环境对个人认知、需求及行为的影响,导致了图书馆信息学对用户的认识偏颇^[10]。为了弥补上述局限,这些学者开始将个人视作特定社会文化的成员,关注他们作为群体成员而执行的、体现群体社会文化规范的信息行为。为了区别于他们所反思的认知视角的研究,这类研究开始刻意回避具有强烈认知色彩的“信息行为”(information behavior)概念,倾向于将自身称作“信息实践”(information practice)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尽管一些信息实践研究沿用了信息行为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但也有研究开始吸收解释学传统,即采用深度访谈、日志等方法获得用户对自身信息活动及主观体验的描述,解释其中蕴含的观念、意义及其对信息行为的影响,并探究这种观念及意义的社会文化根源。例如,Chatman^[11]、Savolainen^[10]、Lloyd^[12]、Veinot^[13]等人的探究都鲜明地体现着解释学传统。

进入 21 世纪后,陆续有学者针对上述两类研究同时进行反思,反思的主要来源是新出现的信息经验研究。在信息经验研究者看来,以往用户研究在理论基础和研究取向上都存在局限。在理论基础方面,信息经验研究主要反思了以往研究的以下局限:①将“用户”概念建立在狭义的、笛卡尔式的主体概念之上,将之化约为单纯的认知主体,忽略他们作为人的丰富性,尤其是忽略其感觉、直觉、情感、情绪、肉体等方面^[14]。②将信息、信息获取及利用的认识论价值建立在狭义的知识 and 真理概念之上,将知识理解为可以进行真假判断的事实性知识(factual knowledge),将真理理解为与事实相符的知识,将信息、信息获取及利用的认识论价值理解为对知识和真理的增进,而这一切都忽略了更高层次的认识论目标——理解,忽略了感觉、直觉、情感、体验等在增进人对世界的理解方面的作用,因而忽略了它们作为重要的人类知识的

合法地位(Gorichanaz 借鉴现象学家范梅南的概念,将其称为感性知识)^[15]。③将认识(knowing)概念建立在狭义的认知(cognition)概念之上,即将认知视为个人头脑的功能,忽略了身体、直觉等认知载体(所谓具身化认知)的作用^[14]。在研究取向上,信息经验研究认为,以往用户研究大都关注因外部任务、问题及自身知识结构缺陷所激发的信息需求,忽略了内生的审美、兴趣等需要;关注用户对文本信息的搜寻与利用,忽略了他们对其他形态信息的识别与利用;关注用户的认知相关行为,忽略了其作为身心灵统一体的主观经验^[15-18]。在信息经验研究者看来,上述偏颇难免会导致 LIS 对用户的片面理解,进而导致现有系统/平台设计忽略很多值得关注的因素,如审美观感在用户满意度中的作用。

信息经验研究者主张通过聚焦用户对“个人—信息”交互的主观体验(在信息经验研究中,“经验”与“体验”可以视为同义词),建立起对用户更全面的理解。信息经验研究主要借鉴哲学领域的现象学和教育学领域的现象图析学作为理论基础,将个人与信息的交互视作生活世界行动的组成部分,关注用户作为身心灵一体对这一过程的体验。在研究方法上,信息经验研究更自觉地采用解释学方法,通过深度访谈、日志等方法获得用户对自身体验的描述,对其中蕴含的意义进行解释,形成有关用户信息经验的诠释性叙事(本文的后续章节将对这些特征做详细阐释)。

显然,信息经验研究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在信息行为和信息实践之外开辟新研究空间,解答新问题,形成新认识。但与此前的信息用户研究一样,信息经验研究也致力于围绕用户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他们希望通过聚焦用户的信息经验,一方面形成有关“用户—信息”关系的新知识,另一方面为信息检索系统和信息获取平台的设计提供新洞见。这表明,信息经验研究与信息行为、信息实践研究确实同属 LIS 的用户研究领域,共同构成了该领域的研究视角。

2 信息经验研究的理论基础:现象学与现象图析学

从发展历史和研究规模来看,信息经验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如上节所示,它已经开辟了一种与以往信息用户研究显著不同的研究进路,因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一进路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依据的主要哲学基础:20 世纪最有影响的西方哲学流派——现象学。

在哲学发展史上,现象学的概念虽然早已存在,但作为现代哲学流派的现象学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于 20 世纪初创立^[19-21]。胡塞尔的现象学沿着欧洲认识论的基本旨趣发展而来,试图揭示人类认识的可能性以及知识的确定性根基(即回答人类认识活动如何可能、确定的人类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22]。近代以来,这一问题之所以困扰欧洲哲学,是因为:认识官能内在于我们,而世界却外在于我们,二者之间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不仅如此,人作为认识主体,具有明显的内在局限性:我们的感觉经常欺骗我们,我们的观念经常受到内部心理因素和外部文化传统的塑造。这一切都有可能使我们的认识背离事物真相,从而使我们对知识的确定性失去把握。认识论发展史上很多质疑认识可能性及知识确定性的思想(如不可知论、怀疑论)就是基于上述局限。面对这样的质疑,近代欧洲哲学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要回答内在的认识如何能够切中外在事物的问题^[23]。从 17 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到 19 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都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在胡塞尔看来,他们的答案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因而都不够彻底。

胡塞尔认为,对认识可能性的回答不能依赖任何已有的认识活动产物,包括对外部世界的感觉感知、有关世界的科学知识、有关自我的心理学知识、有关存在的形而上学知识,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在认识的可能性问题得到解答之前

形成的,因而都需要存疑。为了像笛卡尔一样将认识论思想建立在一个确定无疑的逻辑起点之上(笛卡尔认为一切皆需存疑,只有“怀疑”本身不可怀疑,所以有“我思故我在”),胡塞尔首先将我们在自然态度中形成的、对“世界存在着”的信念以及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标记为可疑并加以悬置,其次将各门科学形成的有关世界的知识标记为可疑并加以悬置,然后将有关意识和思维的心理知识标记为可疑并加以悬置。在进行了层层悬置(即将一切认识活动的产物逐一从意识中排除出去)之后,胡塞尔认为,剩下的便只有纯粹意识及其意向性;纯粹意识类似于笛卡尔的“思”,意向性是其本质结构。这意味着,人类的“思”总是先验地朝向特定对象,意识与对象彼此交融,不可分割。正是意识的这一结构使得思维能够通过直观(感性直观和本质直观)明见地把握事物本质。

尽管胡塞尔强调,由于上述思想中的意识及其意向性是在悬置“自我存在着”这类信念的基础上还原而来,因而超越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灵属性,但不难看出,它仍指单个认识主体的意识,直观也是单个认识主体的“心观”。因此,上述还原结果解决不了知识的普遍性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即不同主体的意识在朝向同样的事物时能否得到同样的直观)。但普遍性和确定性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没有普遍性就不可能有确定性,反之亦然。为了进一步完善其理论体系并为各门具体科学确立根基,晚期胡塞尔转向了对交互主体性和生活世界的研究。胡塞尔所说的交互主体性指每个独立的心灵能够确知其他心灵存在并与自身同构;他所说的生活世界是主体直接经验的世界,即我们在自然态度中感知的世界、我们与其他主体共处的世界。所谓自然态度是指对待生活世界的这样一种态度:我们自然地生活于其中,把它的存在及有效性视为理所当然和毋庸置疑,进而将我们的行动不加反思地奠基在它的有效性之上。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现代科学抽离出特定的方面,并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加以考察,但这种研究

依然是建立在对“世界存在着”不疑不奇的自然态度之上。因此,现代科学知识就是科学家按自然态度将生活世界的特定方面课题化而形成的结果。胡塞尔认为,不幸的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欧洲科学忘记了生活世界才是其意义基础;不仅遗忘了生活世界的原初意义,也遗忘了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反而试图将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都数学化(即尝试用数学方法表达一切领域的规律)。胡塞尔指出,这正是导致西方科学危机和社会精神危机的原因^[24]。晚期胡塞尔致力于在更高层次上,即哲学层次上,把生活世界作为对象加以反思。但与科学家在把生活世界课题化时保留自然态度不同,胡塞尔的反思既悬置对生活世界的自然态度,也悬置有关生活世界的科学知识。这样悬置的结果,使得他从主体间的生活世界出发,再次还原出纯粹意识及其相关物的本质结构^[20],进一步为人类认识的可能性及确定性奠基,为现代科学奠基。

在胡塞尔之后,现象学成为西方哲学中最有影响的流派,吸引了一大批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梅洛-庞蒂、萨特、德里达等,形成了被称为“现象学运动”的哲学潮流。但胡塞尔之后的大多数现象学家都对胡塞尔的现象学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质疑,其中最普遍的就是针对纯粹意识的可能性的质疑。在这些后来的现象学家看来,人天生是一种在世存在;人的存在是通过“被抛入世界”而实现的,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已经是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文化性的个人,这意味着,任何直观都已经是某种先在的理解为前提的,因而都已然是一种解释。因此,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逐渐将现象学的考察焦点从纯粹意识转向了存在本身及人的在世存在,将其中的认识论目标从探究人类认识的可能性问题转向了探究人类对意义进行理解的可能性。而对理解和解释的关注也使得解释学(hermeneutics)成为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现象学的重要的方法论标签,正如悬置和还原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论标签一

样。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这里,解释是一种从已有理解生成新的理解的循环,与传统科学所强调的中立客观的“观察—分析—综合”过程迥异。北欧 LIS 学者 Benediktsson 称之为“基于主体而非客体的认识论”^[25]。

在几乎所有的现象学思想中,经验概念都占据重要地位。不同的现象学对经验概念的理解不同,甚至同一个现象学家在不同阶段的理解也不同。对后来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生活经验(lived experience)概念。简单地说,现象学中的生活经验就是“生活着的生活”(life as we live it)。它强调的是主体在生活世界中亲历的、原始的、未经反思的内在经验,是没有被任何概念、观念等加工过的经验。这种经验构成了胡塞尔现象学中感性直观和本质直观的基础;它也为人文社会科学家按胡塞尔反思生活世界的方式,洞察被自然态度遮蔽的各领域人类经验的意义提供了基础。

LIS 对现象学的零星关注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26,27],但比较广泛的关注始于 21 世纪初^[28-30]。2005 年,美国学者 Budd 在其论文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现象学的基本概念,如感知、意向性、解释,指出这些概念都与 LIS 关注的问题(如信息搜寻、相关性判断)密切相关^[28]。2010 年以后,陆续有 LIS 学者将现象学应用于用户研究^[29,30]。由于现象学在认识论上与信息行为研究的实证传统不相兼容(实证传统将一切化约为可观测的变量,而这正是强调经验原始性的现象学所批判的),在研究旨趣上与信息实践研究存在差异(信息实践研究更关注社会文化对个人的影响,而不是个人的主观经验及意义),因此,不难想象,LIS 学者一旦根据现象学的思想、原则和方法对信息用户实施考察,其逻辑归宿几乎必然是用户的信息经验。从后来出现的信息经验研究的实际分布看,多数信息经验研究确实是在不同版本的现象学的指导下展开的。运用较多的现象学思想是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如海德格尔现象学、梅洛-庞蒂现象学和伽达默尔现象学等。因此,几乎可以肯定,

从 20 世纪后半叶至 21 世纪初,Benediktsson、Budd 等学者在 LIS 领域开展的现象学启蒙拉开了后来信息经验研究的序幕。

信息经验研究的另外一个理论起点是从教育学引进的现象图析学。现象图析学是 20 世纪 70 年代由瑞典学者 Marton 及其同事提出的一种教育学方法论^[31]。现象图析学认为,同样的现象或事物会在特定人群中产生出数量有限但性质不同的经验。在现象图析学看来,特定人群对特定现象或事物的每一种经验就代表该人群赋予该现象或事物的一种意义,即对该现象或事物的一种概念化(conceptions)。现象图析学的目标就是描述特定人群对特定现象或事物的每一种经验,形成所谓的“描述类别”(category of description),然后将各种类别按其逻辑关系整合为经验整体(现象图析学称之为“结果空间”,outcome space)^[32]。

现象图析学于 20 世纪 90 年代被引入 LIS 领域。20 世纪 90 年代末,澳大利亚学者 Bruce 围绕信息素养的构成,率先运用现象图析学考察高校教师对信息有效利用的经验^[33,34],得出七个描述类别,并将其视为该人群应该具有的七种信息素养。此后,很多 LIS 学者都采用这一方法考察不同人群在其他情境下的信息素养^[35-37];同时也有学者采用这一方法考察信息素养之外的其他信息经验。这些学者中的很多人(特别是 Bruce 本人)后来都成为信息经验研究的积极推动者。至少对这部分人而言,他们对信息经验的兴趣是从现象图析学起步的。表 1 例举了现象学和现象图析学所观照的部分信息经验研究。

3 信息经验研究的核心概念:信息、经验、信息经验

截至目前的信息经验研究很少明确定义信息经验概念,那些偶尔出现的正规定义,也往往给读者带来困惑而不是澄清,因为它们的定义者似乎很难将信息经验与现有相似概念(如信

表 1 基于现象学和现象图析学的部分信息经验研究

研究成果	研究焦点	理论基础
Bruce ^[33-34,38]	高校教师对信息有效利用的经验	现象图析学
Limberg ^[39,40]	对信息搜寻与利用的经验	现象图析学
Savolainen ^[10]	对日常生活信息搜寻的经验	舒茨社会现象学
Maybee, et al. ^[41]	对信息支撑型课堂教学的经验	现象图析学
Maybee ^[42]	对信息支撑型课堂教学的经验	现象图析学
Lloyd ^[43]	对信息搜寻与利用的经验	梅洛-庞蒂现象学
Yates & Partridge ^[44]	对自然灾害情境下信息利用的经验	现象图析学
Bruce, et al. ^[45]	对信息素养的经验	现象图析学
Suorsa & Huotari ^[46]	对知识创新过程的经验	伽达默尔现象学
Abdi, Partridge & Bruce ^[47]	对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的经验	现象图析学
Gorichanaz & Latham ^[48]	用户与文献的交互经验	海德格尔现象学
Gorichanaz ^[15]	信息的认识论价值	海德格尔现象学
Wella & Webber ^[49]	艾滋病患者对疾病信息的经验	范梅南实践现象学
Keilty ^[14]	对色情网站浏览的经验	梅洛-庞蒂现象学
Keilty & Leazer ^[18]	对色情网站浏览的经验	梅洛-庞蒂现象学
Howard & Bussell ^[50]	对智能手机的经验	梅洛-庞蒂现象学
Gorichanaz ^[16]	超长跑过程中的信息利用经验	范梅南实践现象学
Gorichanaz ^[51]	画家对自画像创作过程的经验	范梅南实践现象学

息行为、信息实践)进行区分。例如,Bruce 等在其论文集中赋予信息经验下述定义:

“我们认为信息经验是一种与信息复杂、多维的交互。信息经验概念将视野投向人与信息之间交互过程的复杂性与整体性……信息经验因此可以被定义为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从其与信息和生活世界的交互方式中体验或获得意义的方式。”^{[1]6}

该定义强调信息经验相较于信息行为和信
息实践的复杂性、多维性以及与生活世界的不可分割性。然而,这些特性并非信息经验所独有,研究信息行为的学者同样强调信息行为具有情境依附性(与生活世界的不可分割性)、多维性与复杂性。例如,Kuhlthau 的信息搜寻行为

模型不仅强调情境依附性,而且强调信息搜寻过程是一个卷入了行为、认知和情感的多维复杂过程^[7]。因此,读者很难单纯根据上述定义将信息经验与信息行为区分开来。不仅如此,在同一段定义中,Bruce 既把信息经验定义为与信息的交互(engagement with information),又将其定义为从信息交互方式中获得意义的方式(the way in which people … derive meaning from the way in which they engage with information),更增加了理解这一定义的难度。

尽管缺少对信息经验清晰明确的定义,但根据信息经验研究所采用的理论基础、数据收集方法与分析思路,依然可以大致解析出研究者对信息及经验概念的分别理解,进而透视他

们对信息经验概念的隐含理解。

3.1 基于现象学的信息经验研究对其核心概念的理解

根据表1所列的基于现象学的信息经验研究,已有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选择具体生活项目(如超长跑、艺术创作、园艺、应对疾病)作为情境,考察个人围绕该项目而亲历的被使知经验(experience of being informed)。目前从事这类研究的最活跃的是美国学者 Gorichanaz,他的数项研究都以现象学为理论基础,分别考察园丁^[52]、画家^[51]、超长跑运动员^[16]在园林规划、自画像创作、超长跑过程中如何经验使知。与 Gorichanaz 的研究相似,Wella 和 Webber 考察艾滋病患者及其配偶在罹患艾滋病的情境下如何经验使知^[49]。第二类研究聚焦个人与特定使知物交互过程中的身体、情感、情绪、认知、美感等方面的经验。例如 Keilty 聚焦个人与色情网站的交互^[14],Gorichanaz 和 Latham 聚焦个人与文献的交互^[48],Latham 聚焦个人与博物馆展品的交互^[53]。

不难看出,上述两类研究都将信息经验概念中的“信息”理解为其研究对象认定的一切使知物(anything that informs),这不仅包括文献中的文本、面对面交流中的言谈,也包括实物、现象、事件以及个人的记忆、知觉、情感、情绪、身体等。Gorichanaz 和 Latham 明确指出,“我们对信息的理解不局限于认知性信息,信息也可以是肉体的、情绪的,甚至是不可名状的”^[48]。Gorichanaz 进一步将特定经验片段中出现的所有使知物称作“信息星座”(information constellations)^[16]。如此理解的信息概念有两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特点。首先,它认定信息是主观的,即认定信息概念不具有客观指称(referents)。这就是说,某物之所以成为信息取决于个人判断,因而不存在可以被所有人客观指认的信息。其次,它认为信息可以是个人认定的任何形态的使知物,涵盖 Buckland 所说的三大形态:作为物的信息、作为知识的信息、作为过程的信息^[54],

因而没有确定的外延。这样的理解显然与 LIS 领域的主观主义信息观一脉相承。这种信息观认为,一切事物都具有潜在的使知(informing)功能或作为证据的功能;使某物成为现实的使知物的条件就是有人将其作为证据,对它做出解释(即赋予它意义)^[54]。例如,一部图书在经过读者的解释之后才成为该读者的使知物。因此,在这种观点看来,不存在对所有人而言客观存在的使知物,只有在特定情境下相对于特定个人的使知物,而在特定情境下对特定个人具有使知功能的事物就构成此人的信息。

基于现象学的信息经验研究对经验概念的理解主要来自现象学的生活经验(lived experience)概念。按照现象学的理解,生活经验首先是特定主体对特定现象的亲历;其次,它是原始的,未经任何解释、解读或反思;再次,它是多维综合的,可能同时涉及感觉、知觉、情绪、情感、美感、直觉等多种意识活动。受上述特点所决定,生活经验也必定是主观的,内在于特定主体,为他所特有。

对于复合概念“信息经验”,尽管大部分相关研究并未给出清晰明确的定义,但从上述研究对信息概念和经验概念的理解来看,它们事实上奠基在以下隐含理解之上:信息经验就是个人对其使知物及使知过程的原始的、多维综合的主观体验。从实际研究内容来看,这些研究比其他 LIS 研究更关注符号性产品之外的使知物,例如身体、物件等,也更关注认知活动之外的体验维度,如感觉、知觉、情绪、情感、美感、直觉等。

3.2 基于现象图析学的信息经验研究对其核心概念的理解

与基于现象学的相关研究一样,基于现象图析学的多数研究都聚焦个人对其使知物和使知过程的经验。在研究问题的表述上,它们多采用以下基本样式:在特定情境下,特定群体的成员如何经验被使知?这样的问题将信息利用与“感觉使知”等同,将信息与个人认定的使知

物等同,即将信息定义为对特定个人而言具有使知功能的任何事物。按照 Harlan 对 Bruce 的引述,信息就是 we 从中经验到使知的任何事物^[55]。

这类研究对经验概念的理解来自现象图析学的经验概念。如前所述,现象图析学聚焦特定情境下的人群对特定事物或现象的主观体验。其主要方法是,先获得样本个体对自身主观体验的描述,然后由研究者从所有个体的描述中归纳出不同的经验类别。其中,样本个体的描述代表着他们对所经验之物的概念化(conception)。可见,现象图析学所理解的“经验”就是个人对特定事物或现象及其意义的主观体验。

基于上述信息概念和经验概念,相关研究大都将信息经验概念理解为特定群体在经历使知过程时,对使知物及使知过程的主观体验及概念化。例如,Bruce 根据高校教师的信息利用经验,归纳出该人群赋予信息素养的七种意义:使用信息技术跟踪信息和开展交流,从合适的信息源查找信息,利用信息执行一个过程(如决策过程),控制信息,在新的兴趣领域构建个人知识,利用自身知识和视角获得新洞见,智利用信息利人利己^[38]。

4 信息经验研究的方法论:解释学传统

在研究方法方面,信息经验研究主要沿循解释学传统。简单地说,解释学就是对文本意义进行阐释的理论与方法,但这里的文本需要做宽泛的理解,包括书面和口头、语言与非语言符号构成的一切表达形式。解释学源自古希腊,中世纪因《圣经》阐释活动而发展,20 世纪得益于现象学的推动,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与实证主义同样重要的方法论。秉承解释学传统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家认为,社会现象中的行动受行动者主观意图和观念的引导,这些主观意图和观念蕴含在他们使用的日常生活概念里。因此,要理解社会现象,就需要理解

行动背后的观念基础,而要理解其观念基础,就要解释他们所使用的概念,即解释他们表达自身经验的文本。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指出的:“[行动者]关于行动的概念渗透于行动本身的塑造过程。如果社会学的观察者没有掌握社会生活参与者所使用的概念……他们不仅无法对社会生活做出因果解释,甚至连准确描述都做不到。”^[56]

4.1 基于现象学的信息经验考察

现象学视角关注的信息经验是生活经验的组成部分,是个人主观体验到的原始的、完整的、身心灵一起参与的被使知经验。与现象学思想相一致,这类研究认同经验是知识和理解的重要来源,但这里的“经验—理解”关联与实证主义所说的“经验—客观知识”关联不同:在实证主义传统中,经验指源于感官的有关个别事物的经验材料,这样的材料之所以可以成为客观知识的基础,是因为它们可以在认知过程中被分析、比较,从而被置于归纳逻辑之下加以处理;而在现象学理论中,经验包罗身心灵体验的一切,其中也包括认知过程不能处理的部分,如情感与直觉,这样的经验之所以能作用于理解并因此具有认识论价值,是因为它们对主体而言,具有意义。信息经验研究正是要基于“经验—意义—理解”的关联,考察信息经验^[15]。这就决定,他们不可能认同实证主义传统下的客观观察、测度、数学化、模型化等方法,而是天然青睐解释学的方法。因此,尽管不同研究者选择的具体操作方法存在差异,例如,Gorichanaz 的研究主要采用范梅南的实践现象学方法^[16,51],VanScoy 和 Evenstad 主要采用 Smith 等在健康领域提出的解释现象学方法^[29],但它们都共享一些鲜明的、源自解释学传统的特色。

首先,基于现象学的信息经验研究注重收集用户对其亲历的、原始的、完整的主观体验的描述,由此形成 Gorichanaz 所强调的第一人称数据^[51]。在访谈调研中,研究者经常采用诸如“被使知的过程[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What

does it mean to be informed)的问题,来引导访谈对象对自身体验进行描述,同时刻意关注那些在旁观者看来微不足道,对亲历者却富有意义的细节。例如,Rothbauer 和 Dalmer 在考察老年人的休闲阅读经验时,不是像以往阅读研究那样,询问调研样本的阅读兴趣、爱好和习惯,而是关注他们在年岁渐长、身体衰老的生活世界里,对阅读活动的身心体验^[57]。这样的数据性质也决定,现象学视角的信息经验研究每次只能聚焦小样本个体所经历的、微观“个人—信息”交互过程。所谓微观,意谓信息经验研究经常聚焦比信息搜寻单元(从信息需求感知到需求满足或终止)更小的过程。Gorichanaz 聚焦的超长跑过程^[16]、自画像创作过程^[51]以及 Keilty 和 Leazer 聚焦的色情网站浏览过程^[18],都显著小于信息行为研究和信息实践研究的考察单元。

其次,信息经验研究注重对用户经验的多维度分析,包括身体感觉、心灵直觉和美感等。例如,Keilty 和 Leazer 对色情网站浏览者信息经验的考察就包括其欲望、情感、无意识、直觉、感觉等^[18]。虽然将色情网站利用作为信息经验的案例比较极端,但这样的案例就像福柯作品中的疯人院、监狱一样,确实起到了撞击惯常思维的作用;它让我们看到,一些常规性的信息经验,如社交网站和影视网站的浏览,甚至“严肃信息”的利用经验,都不单纯是以认知为内容、朝向解决问题的工具性过程,而是朝向自我满足和与环境和谐共处的“美学经验”,因而不是遵循最省力法则,而是遵循快乐最大化原则。除了注重多维分析,信息经验研究也注重对用户经验中蕴含的主观意义的阐释。例如,在有关自画像创作过程的信息经验研究中,Gorichanaz 的研究对象描述了创作过程的各种休止(breaks);这些休止从客观看各不相同,有些持续几分钟,有些长达数日,但却蕴含了共同的主观意义——灵感刷新^[51]。

再次,源自上述经验分析的结果,不是有关用户行为规律的普遍客观知识,而是对其主观经验的意义阐释。换言之,信息经验为用户研

究带来的创新主要不是科学发现,而是人文情怀和洞见。这类研究结果对信息系统和服务的指导价值,不是依靠基于因果关系的预见力,而是依靠基于移情关系的感悟力。它帮助图书馆信息职业在系统和服务设计中感同身受用户的经验,从而真正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与研究结果的人文特色相适应,大多数信息经验研究的出版物都拒绝按科学的方式(数学模型、直观模型、抽象化概念关系等)呈现其结果,而是采用包含足够经验细节和情感因素的叙事方式(narratives)。

4.2 基于现象图析学的信息经验考察

如前所述,现象图析学研究旨在比较特定人群中的个人对特定事物或现象的主观体验,归纳该人群体验该事物或现象的不同方式。它将每种经验描述称作一个“描述类别”,将各种类别及其逻辑关系称作“结果空间”。基于现象图析学的信息经验研究大都按以下步骤展开:首先通过访谈等方法,收集特定人群在特定情境下对其使知物及使知过程的主观体验;然后对访谈数据进行比较,确认出不同质的经验(qualitatively different experiences);随后对每种经验进行描述,形成描述类别;接着观察不同类别之间的关系,形成结果空间。“描述类别”(即经验类别)和“结果空间”(即经验整体)也因此成为此类信息经验研究的主要成果形式。例如,Bruce 有关高校教师信息有效利用经验的研究结果,就呈现为七种描述类别(即经验类别)及其构成的结果空间^[38];Maybee 有关本科生专业学习中信息利用经验的研究结果,呈现为四种描述类别及其构成的结果空间^[58,59]。

由于现象图析学在研究操作中采用比较、分析、归纳等带有实证色彩的方法,在成果中采用描述类别、结果空间等带有实证色彩的概念,因而 Cibangu 和 Hepworth 认为它保留了很多实证主义的影响,并认为这是它与现象学的最大区别^[30]。这一评价无疑切中现象图析学的一个特征侧面,但另一方面,由于现象图析学所收集

和处理的数据主要是研究样本的主观体验数据,而这种体验数据又被视为研究样本对事物或现象的诠释,因此,在数据分析基础上形成的描述类别和结果空间,也可以视为研究者对研究样本之诠释的诠释,这恰又体现着解释学的传统。由此可见,在现象图析学的方法论中,既有实证主义的成分,也有解释学的成分。

5 总结与反思

信息经验研究是 LIS 领域为了加深对信息用户的理解而开展的新型研究。本文的梳理显示,与信息行为和信息实践研究相比,信息经验研究确实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比较激进的转变。

在理论基础方面,大部分信息经验研究采用关注生活经验的现象学思想,特别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梅洛-庞蒂等的现象学;另有一部分研究采用教育学领域的现象图析学。其中来自现象学的概念和思想,例如海德格尔有关“人是在世存在”的思想、伽达默尔有关“理解作为在世存在的基本方式”的思想、梅洛-庞蒂有关“身体的认识论功能”的思想,都对信息经验研究产生了特别深刻的影响。

在核心概念方面,信息经验研究认为:认识的目标在于理解,而理解的达成不仅依赖事实性、概念性和命题性知识,还依赖情感性、经验性、直觉性等体悟,正如我们对自然和人生的理解不仅仅依赖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知识,还依赖文学艺术作品及我们的体验。在此基础上,现有信息经验研究指出:信息的最终认识论价值不是增加知识,而是改善理解;信息获取与利用的目标也不仅仅是谋求自身知识结构的改变,而是增进自身对世界的理解;LIS 需要承认并关注一切有助于理解达成的事物(包括文本、物体、现象、他人和自己的身体、直觉、回忆、情感等)的信息价值,并把它们作为信息的合法形态纳入用户的信息经验研究。可见,信息经验研究对信息概念的理解吻合 LIS 领域的主观主义信息观,即认为信息就是特定情境下的特定

个人所认定的使知物;它对信息经验概念的理解正是建立在主观主义的信息概念及现象学和现象图析学的经验概念之上,即隐含地认为:信息经验是个人对其使知物及使知过程的原始的、多维整合的主观体验(现象学视角),或:信息经验是特定情境下的特定人群对其使知物和使知过程的主观体验及概念化(现象图析学视角)。

在研究方法方面,信息经验研究主要不是关注用户可观察的行动或被客观化的心理状态(如被量表客观化的兴趣、偏好等),而是直接关注其原始的、主观的生活经验。这决定了信息经验研究与解释学传统的亲和性:它要求相关研究在数据收集阶段注重收集用户对特定“个人—信息”交互过程的全方位体验,包括感觉、知觉、直觉、认知、情感、情绪等,在分析过程中注重从用户角度对经验的意义(特别是被用户熟视无睹的意义)进行阐释,在研究结果的表达方面注重细致入微的叙事。这一切决定了信息经验研究的成果不仅在理论样态上更接近人文学科的诠释与叙事,而且在实践价值上也更接近人文学科的移情功能:它引导图书馆信息专业人员在系统和服务设计中,感同身受地考虑用户体验,以此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

表 2 比较了上述特色与第二节所阐释的信息行为及信息实践研究的主要特点。不难看出,信息经验研究确实与信息行为研究、信息实践研究显著不同,其差异体现在哲学基础、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等诸多方面。从信息行为到信息实践再到信息经验,LIS 领域的用户研究可谓经历了从科学范式到社会科学范式再到人文范式的转型。

信息经验研究的独特性无疑决定了其独立研究价值。然而,从截至目前的信息经验研究来看,这些独特性中也蕴含着其内在局限性。信息经验研究最明显的局限性在于,由于聚焦“个人—信息”微观交互过程的主观体验,在知识创新方面,这类研究很难实现从其研究结果到一般用户知识(特别是有关因果关系的知识)的跨越。以 Gorichanaz 对超长跑过程的信息

表2 信息经验研究与信息行为研究和信息实践研究的比较

	行为视角	实践视角	经验视角
个人—信息关系定位	人作为独立的认知主体,需求、搜寻、利用信息	人作为社会文化群体的成员,在扮演其社会文化角色时,需求、搜寻、利用信息	人作为身心灵统一的存在,在其生活世界中经验信息
考察焦点	源于特定需求的信息搜寻行动、行为	日常生活或工作情境下的任何信息活动	人作为身心灵合一的整体与信息交互时的原始经验
方法论传统	实证主义传统	以解释学传统为主	解释学传统
归因	个人认知结构	社会文化	不关注归因
成果形式	行为模型	关系阐释	诠释性叙事

经验研究为例^[16],虽然该研究详细展示了不同形态的使知物(身体、仪器、路标、天气变化)如何共同作用于运动员对自身及环境的理解,但其发现很难被概括到其他情境。当然,信息经验研究的目标根本就不在于为 LIS 添加客观知识,而是通过不同微观经验的积累,逐渐改善图书馆信息职业对用户的理解和移情。但它在二者(客观知识、主观经验阐释)不可兼得情势下做出的选择,依然不得不视为它的局限。

现有信息经验研究的另一局限性在于它定义信息与信息经验概念的方式。如前所述,截至目前的相关研究对信息经验的定义,主要建立在现象学或现象图析学对经验概念的理解以及 LIS 的主观信息观对信息概念的理解之上。在此基础上,复合概念“信息经验”就被大致理解为个人亲历各种使知物的原始、多维主观体验。如此定义的信息经验几乎具有无限的外延。根据现象学理论,特别是信息经验研究经常援引的海德格尔现象学和伽达默尔现象学,人之存在从本质上说是在世存在,并以理解为其存在方式。这意味着个人总是在特定环境下对环境理解地存在着,总是需要将自己的行动、决策、选择建立在有关环境的意义

之上。因此,除了睡眠时间之外,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被环境和自我使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被使知。因此,一旦将任何使知物定义为信息,则一切皆为信息;一旦据此进一步定义信息经验,则所有经验都是信息经验。这样一来,与其他学科对生活经验的研究相比,LIS 的信息经验研究就难免失去独特性。事实上,不少信息经验研究已经表现出独特性的缺失。例如,Keilty 和 Leazer 对色情网站浏览经验的研究完全可以来自一位社会学家或社会学出版物;Gorichanaz 对超长跑信息经验的研究也完全可以来自体育领域或体育研究出版物。

从总体上看,作为信息用户研究的新范式,信息经验研究已经表现出从理论基础到研究方法再到成果形式的高度连贯性和系统化;它所采用的理论基础也使它比此前的用户研究更接近当代极富洞察力的哲学头脑。尽管截至目前的信息经验研究还存在一些内在矛盾和局限,但凭借其独特性和理论基础优势,信息经验研究有望与信息行为及信息实践研究一起,共同推动信息用户相关理论的创新及面向用户的信息系统和信息服务的优化。

参考文献

- [1] Bruce C, Davis K, Hughes H, et al. Information experience: approaches to theory and practice[C]. Bingley, UK:

- Emerald Group, 2014.
- [2] Cox A M, Griffin B, Hartel J. Information and the body: Part 1[J]. Library Trends, 2018(3): 219-408.
- [3] Cox A M, Griffin B, Hartel J. Information and the body: Part 2[J]. Library Trends, 2018(4): 409-594.
- [4] Wilson T D. Fifty years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J].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2010, 36(3): 27-34.
- [5] Wilson T D. On user studies and information needs[J]. The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1981, 37(1): 3-15.
- [6] Belkin N J, Oddy R N, Brooks H M. Ask for information retrieval: part I; background and theory[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1982, 38(2): 61-71.
- [7] Kuhlthau C C. Inside the search process: information seeking from the user's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91, 42(5): 361-371.
- [8] Wilson T. Evolution in information behaviour modelling: Wilson's model[C]//Fisher K E, Erdelez S, McKechnie L. Theories of information behaviour. Medford, New Jersey: Information Today, Inc., 2001: 31-36.
- [9] Ellis D. Ellis's model of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C]//Fisher K E, Erdelez S, McKechnie L. Theories of information behaviour. Medford, New Jersey: Information Today, Inc., 2001: 138-142.
- [10] Savolainen R. Everyday information practices: a social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M].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8.
- [11] Chatman A. A theory of life in the round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99, 50(3): 207-217.
- [12] Llyod A. Information practice: information experiences of ambulance officers in training and on-road practice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09, 65(3): 396-419.
- [13] Veinot T C. The eyes of the power company: workplace information practices of a vault inspector[J]. The Library Quarterly: Information, Community, Policy, 2007, 77(2): 157-179.
- [14] Keilty P. Duration and desire [J]. Library Trends, 2018, 66(4): 487-510.
- [15] Gorichanaz T. Information and experience: a dialogue[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7, 73(3): 500-508.
- [16] Gorichanaz T. Understanding and information constellations in ultrarunning[J]. Library Trends, 2018, 66(3): 329-350.
- [17] Kari J, Hartel J. Information and higher things in life: addressing the pleasurable and the profound in information scienc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7, 58(8): 1131-1147.
- [18] Keilty P, Leazer G. Feeling documents: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information seeking[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8, 74(3): 462-489.
- [19] 赫伯特·施皮格伯格. 现象学运动[M]. 王炳文, 张金言,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Spiegelberg H.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M]. Wang Bingwen, Zhang Jinyan,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
- [20] 倪梁康. 现象学及其效应: 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Ni Liangkang. Phenomenology and its effects: Husserl and contemporary German philosophy[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 [21] 汪堂家. 现象学的展开:《自我的觉悟》及其他[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Wang Tangjia. Phenomenological development: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self* and others[M].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9.)
- [22] 高秉江. 胡塞尔与西方主体主义哲学[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Gao Bingjiang. Husserl and Western subjectivist philosophy [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3] 胡塞尔. 现象学的观念[M]. 倪梁康,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Husserl. The concept of phenomenology

- [M]. Ni Liangkang,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 [24] 胡塞尔.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 王炳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Husserl.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M]. Wang Bingwen,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 [25] Benediktsson D. Hermeneutics: dimensions toward LIS thinking[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1989, 11(3): 201-234.
- [26] Graziano E E. On a theory of documentation[J]. American Documentation, 1968, 19(1): 85-89.
- [27] Graziano E E. Language-Operational-Gestalt awareness: a radically empirical and pragmatism phenomenology of the processes and systems of library experience[M]. Tempe, AZ: The Association for Library Autom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1975.
- [28] Budd J M. Phenomenolog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05, 61(1): 44-59.
- [29] Vanscoy A, Evenstad S E.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for LIS research[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5, 71(2): 338-357.
- [30] Cibangu S K, Hepworth M. The uses of phenomenology and phenomenography: a critical review[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16, 38(2): 148-160.
- [31] Marton F. Phenomenography: a research approach to investigating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reality[J]. Journal of Thought, 1986, 21(3): 28-49.
- [32] Marton F, Pong W Y. On the unit of description in phenomenography[J].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2005, 24(4): 335-348.
- [33] Bruce C S. The phenomen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J].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1998, 17(1): 25-43.
- [34] Bruce C S. Workplace experience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999, 19(1): 37-47.
- [35] O'Farrell T R.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at work[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0, 66(5): 706-733.
- [36] Nazari M, Webber S. What do the conceptions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tell us about information literacy?[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1, 67(2): 334-354.
- [37] Boon S, Johnston B, Webber S. A phenomenographic study of English faculty's conception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07, 63(2): 204-228.
- [38] Bruce C S. The seven face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M]. Adelaide: Auslib Press, 1997.
- [39] Limberg L. Experiencing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learning: a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wo phenomena[J]. Information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Journal, 1999, 5(1) [2020-12-01]. <http://informationr.net/gate.lib.buffalo.edu/ir/5-1/paper68.html>.
- [40] Limberg L. Phenomenography: a relationship approach to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needs, seeking and use[J]. The New Review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 2000, 1(1): 51-67.
- [41] Maybee C, Bruce C S, Lupton M, et al. Learning to use information: informed learning in the undergraduate classroom[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13, 35(3): 200-206.
- [42] Maybee C. Experiences of informed learning in the undergraduate classroom[C]//Bruce C, Davis K, Hughes Yates H. et al. Information experience: approaches to theory and practice. Bingley, UK: Emerald Group, 2014: 259-273.

- [43] Lloyd A. Informed bodies: does the corporeal experience matter to information literacy practice? [C]//Bruce C, Davis K, Hughes H, et al. Information experience: approaches to theory and practice. Bingley, UK: Emerald Group, 2014: 85-99.
- [44] Yates C, Partridge H. Explor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during a natural disaster: the 2011 Brisbane flood [C]//Bruce C, Davis K, Hughes H, et al. Information experience: approaches to theory and practice. Bingley, UK: Emerald Group, 2014: 119-134.
- [45] Bruce C, Somerville M, Stoodley I, et al. Diversify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research: an informed learning perspective [C]//Bruce C, Davis K, Hughes H, et al. Information experience: approaches to theory and practice. Bingley, UK: Emerald Group, 2014: 169-186.
- [46] Suorsa A, Huotari M. Knowledge cre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a human being: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4, 65(5): 1042-1057.
- [47] Abdi E S, Partridge H, Bruce C, et al. Skilled immigrants: a resettlement information literacy framework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9, 75(4): 892-908.
- [48] Gorichanaz T, Latham K F. Document phenomenology: a framework for holistic analysis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6, 72(6): 1114-1133.
- [49] Wella K, Webber S. Embodying HIV and AIDS information: experiences of serodiscordant couples [J]. Library Trends, 2018, 66(4): 442-465.
- [50] Howard M, Bussell H. Habituated: a Merleau-Pontian analysis of the smart phone [J]. Library Trends, 2018, 66(3): 267-288.
- [51] Gorichanaz T. A first-person theory of documentation [J]. The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9, 75(1): 190-212.
- [52] Gorichanaz T. A gardener's experience of document work at a historic landscape site [J].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 53(1): 1-10.
- [53] Latham K F. Museum object as document: using Buckland's information concepts to understand museum experiences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2, 68(1): 45-71.
- [54] Buckland M K. Information as thing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91, 42(5): 351-360.
- [55] Harlan M. Information experiences of teen content creators [C]//Bruce C, Davis K, Hughes H, et al. Information experience: approaches to theory and practice. Bingley, UK: Emerald Group, 2014: 101-115.
- [56] Giddens A.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8.
- [57] Rothbauer P, Dalmer N. Reading as a lifeline among aging readers: findings from a qualitative interview study with older adults [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18, 40(3/4): 165-172.
- [58] Maybee C. Undergraduate perceptions of information use: the basis for creating user-centered student information literacy instruction [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006, 32(1): 79-85.
- [59] Maybee C. Understanding our student learners: a phenomenographic study revealing the ways that undergraduate women at Mills College understand using information [J]. 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 2007, 35(3): 452-462.

于良芝 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刘怡君 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071。

(收稿日期: 2021-01-31; 修回日期: 2021-03-24)